

楚簷曝叅記

函一  
函六冊

詹曝雜記卷一

其同員之陽湖趙翼

雲崑

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同國初承前明陽制機務出納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康熙中諭旨或有令南書房翰林撰擬是時南書房最爲親切地如唐翰林學士掌內制也雍正年間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傑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地近宮庭便於宣召爲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直廬初僅板屋數間



今上特命改建瓦屋然擬旨猶軍機大臣之事先是

世宗憲皇帝時皆桐城張文和公

廷玉

爲之

今上初年文和以汪文端公

由敦

長於文學特薦入以

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間金用用兵皆文端筆也國

書則有舒文襄

赫德

及大司馬班公

第

蒙古文則有理

藩院納公

延泰

皆任屬草之役迨傅文忠公

恆

領揆房

滿司員欲藉爲見才營進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過

短幅片紙後則無一非司員所擬矣文端見滿司員如

此而漢文猶必自己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相

沿日久遂爲軍機司員之專職雖

士亦知司員所爲其司員亦不必皆由內閣人凡部院

之能事者皆得進焉而員數且數倍於旨此軍機前後不同之故事也

按出納詔命魏以來皆屬中書故六朝時中書令極貴必以重臣爲之而中書令官尊不常親奏事多令中書舍人入奏於是中書舍人亦最爲權要地唐初猶然高宗時始分其職於北門學士元宗時又移於翰林學士於是中書門下之權稍輕迨唐守葉以後宦者操國柄設爲樞密使之職生殺予奪皆由此出而學士及中書俱承其下流是以樞密一官極爲權要昭宗時大誅宦官宮中無復奄寺始命蔣元暉爲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地居要津人所競羨故宜

徽使孔循欲得其處輒譖元暉於朱全忠而殺之朱  
梁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後唐復名樞密以郭崇  
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以樞密使劉處  
尙不稱職乃廢此職歸其印於中書而樞密院學士  
亦廢出帝時桑維翰復之再爲樞密使周世宗時王  
朴爲之是五代時之樞密院卽六朝之中書其於唐  
則國初之中書中葉之學士末季之樞密合而爲一  
者也至宋金則樞密使專掌兵事與宰相分職當時  
謂之兩府而他機務不與焉元時軍國事皆歸中書  
省明太祖誅胡惟庸後廢中書省不設令之部各奏  
事由是事權盡歸宸斷然一日萬機登記撰錄不是

不設官掌其事故永樂中遂有內閣之設批答木青  
撰擬諭旨漸復中書省之舊其後天子與閣臣不常  
見有所諭則命內監先寫事日付閣撰文於是宮內  
有所謂秉筆太監者其權遂在內閣之上與唐之樞  
密院無異矣 本朝則宦寺不得與政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卽日至票本房使大學士在

御前票擬康熙中雖有南書房擬旨之例而機事

仍屬內閣雍正以來本章歸內閣機務及用兵皆軍

機大臣承旨

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卽承旨

諸大臣亦祇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

也

按五代宋金樞密院皆有學士供草制  
今軍機司員亦猶是時之樞密院學士

廷寄

軍機處有

廷寄

諭旨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

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發出卽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其遞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卽此一事已爲前代所未有機事必頒發而後由部行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僱捷足先驛遞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間始其格式乃張文和所奏定也

軍機印存 大內需用則請出用畢卽繳進自用兵以  
來軍報旁午日或數起難於屢請屢繳故每請卽出則  
鈐就封函數百以便隨時取用而封函無專員收掌不  
免狼籍遺失宜專派一員登記月日數目庶更爲慎重  
軍機大臣同進見

軍機大臣同進見白傳文忠公始

上初年惟訥公親一人承 旨訥公能強記而不甚通

文義每傳一 旨令汪文端撰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

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 旨

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也時傳文忠在旁

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

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於是遂爲例諸臣旣感和  
哀之雅而文忠實亦稍釋獨記之勞然

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後閱內閣本章畢有所商確又  
獨召文忠進見時謂之晚面云

軍機不與外臣交接

往時軍機大臣罕有與督撫外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  
文和公在雍止年間最承

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有價值百金者輒卻之訥公親

當

今上初年亦最蒙眷遇然其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  
無有能干以私者余入軍機已不及見二公時傳文忠

爲首發頗和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門督撫皆平  
交不恃爲輿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書牘多爲作答見  
湖撫陳又恭伴函不過獐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  
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而已至軍機司員吏莫有過而問  
者閩督楊某被劾入京人各送幣壽數事值三十餘金  
顧北墅雲入直說爲異事謂生平未嘗見此重餽也王  
漱田日杏所識外吏稍多扈從

南巡途次間有贈遺歸裝刺白金過端午節充然有餘  
輒沾沾誇於同列是時風氣如此亦如此惟多一不

軍機非特不與外吏接也卽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  
余初入時見前輩馬少京兆璟嘗正襟危坐有部院



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  
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  
敢置一詞云

軍機撰擬之速

軍機撰述 諭旨向例撰定後於次日進呈自西陲用  
兵軍報至輒遞人所述 旨亦隨撰隨進或 巡幸在  
途馬上 降旨傳文忠面奉後使軍機司員歇馬撰繕  
馳至頓宿之 行營進奏原不爲遲也然此營至彼營  
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兩營之間尙有一尖營以備  
聖駕中途小憩者 國語謂之烏墩司員欲誇捷遂倉  
猝繕就急飛馳至烏墩進奏名曰趕烏墩斯固敏速集

事然限於晷刻究不能曲盡事理每煩御筆改定

### 軍機直舍

余直軍機時直舍卽在軍機大臣直廬之西僅屋一間  
半又逼近隆宗問之牆故窄且暗後遷於對面北向之  
屋五間與滿洲司員同直則余已改官不復入直矣扈  
從木蘭時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黃匣  
作書案而懸牋書之夜無燈檠惟以鐵絲燈籠作座置  
燈盤其上映以作字偶紫拂輒蠟淚污滿身非特戎帳  
中爲然木蘭外有行宮處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  
耳余歸田後歲庚子

上南巡余恭迎於宿遷見行宮之軍機房明牕淨几

華裯繡毯當筆者倚隱囊欹而坐頗顧盼自雄余不覺  
爽然失也

聖躬勤政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纔五更  
盡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畱一人宿直舍又恐  
詰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  
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時不知

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

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余輩在直舍遙  
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

聖駕已至 乾清宮計是時尙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

余輩十餘人問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

上日日如此然此猶尋常無事時耳當西陲用兵有軍

報至雖夜半亦必

親覽趣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余時撰擬自

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一二時

上猶披衣待也

聖學一員不可又也

上聖學高深才思敏贍爲古今所未有

御製詩文如神龍行空瞬息萬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

學碑文屬草不過五刻成數千言讀者想見

神動天隨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尋常碑記之類亦有

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屬余余悉意結構既成文端  
又斟酌盡善及進呈  
御筆刪改往往有十數語只用一二語易之轉覺爽勁  
者非親見斧削之迹不知  
聖學之真不可及也

聖學二

上每晨起卽進膳膳後閱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撫摺子  
畢以次召見諸大臣或一人獨見或數人同見日必四  
五起最後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務訖有銓選之文武官  
則吏兵二部各以其員引見見畢日加已皆燕閒時矣  
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爲常課日必數首皆用  
硃筆

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摺紙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筆令註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繙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

上亦弗怪也余扈從木蘭時讀御製兩獵詩有著製二字一時不知所出後始悟左傳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篇衣製杖戈註云製雨衣也又用兵時諭旨有硃筆增出理根首進四字亦不解所謂後偶閱後漢書馬融傳中始得之謂決計進兵也

聖學淵博如此豈文學諸臣所能仰副萬一哉余直軍機時見詩片乃汪文端劉文正所書其後劉文定繼之由詩片鈔入詩本則內監之職迨于文襄供奉并詩本

亦手自繕寫矣

御製詩每歲成一木高寸許

聖射

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見武官畢卽在宮門外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爲率番必三矢每發輒中圓的九矢牽中六七此余所常見者己巳歲十月偶在大西門前射九矢九中錢東麓

汝誠

嘆爲異事作

聖射記進呈不知

聖藝優嫻每射皆如此不足爲異也

皇子讀書

本朝家法之嚴卽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余內直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

惟內府蘇喇數人

謂開敬白身人在內府供役者

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

復倚杜僦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問  
則皇子進書房也吾輩窮措大專恃讀書爲衣食者  
尙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體乃日日如是既入書  
房作詩文每日皆有程課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傳教  
國書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則文學安得  
不深武事安得不嫻孰宜乎皇子孫不惟詩文書畫  
無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敗聖亂已了然於胸中  
以之臨政復何事不辦因憶昔人所謂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阿保之手如前朝宮庭間逸情尤甚皇子十餘歲  
始請出閣不過官僚訓講片刻其餘皆婦寺與居復安



望其明道理燭事機哉然則我朝諭教之法豈惟歷代所無卽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皇子善射

一日至張三營行宮

土坐輒射 皇子 皇孫以次射 皇次孫綿 方八

歲亦以小弓箭一發中的再發再中

上大喜 諭令再中一矢賞黃馬褂果又中一矢輒收

自矢跪於前

工若爲弗解其意者問何欲仍跪而不言

十文趣以黃馬褂衣之倉卒間不得小褂則以大者裹之抱而去童年嫻射已是異事而此種機警在

至尊前自然流露非有人教之信天界也

慶典

皇太后壽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十六年屈六  
十慈壽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  
直門外之高梁橋十餘里中各有分地張設燈綵結拂  
楊閣五街本廣潤雨旁遂不見市塵錦繡山河金銀宮  
闕剪經爲花鋪錦爲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  
不可名狀每數十步間一戲臺南腔北調甯四方之樂  
振童妙伎歌扇舞衫後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顧方驚右  
盼復眩逝者如入蓬萊仙島在瓊樓玉宇中聽霓裳曲  
觀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於點綴而不甚費者

或以色緇爲山其形楊后爲及濤紋甚至一蟠桃大數  
間屋此皆粗略不后道至如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  
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萬眼楚省之黃鶴樓  
重簷三層牆壁皆用玳瑁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鏡則  
爲廣榭中以大圓鏡嵌藻井之上四旁則小鏡數萬鱗  
砌成牆人一入其中卽一身化千百億身如左慈之無  
處不在真天下之奇觀也時街衢惟聽婦女乘輿土民  
則騎而過否則步行繡轂雕鞍填溢終日余凡兩遊焉  
此等勝會千百年不可一遇而余得親身見之豈非厚  
幸哉京師長至月已多風雪寒侵肌骨而是年自初十  
日至二十五日無一陣風無一絲雨晴和暄暖如春三

月光景謂非天心協應助此慶會乎二十四日

皇太后鑾輿自郊園進城

上親騎而導金根所過纖塵不興文武千官以至大臣  
命婦京師士女簪纓冠帔跪伏滿途

皇太后見景色鉅麗殊嫌繁費甫入官卽命撤去以是  
辛巳歲

皇太后七十萬壽儀物稍減後

皇太后八十萬壽

皇上八十萬壽聞京師鉅典繁盛均不減辛未而余已  
出京不及見矣

大戲

內府戲班子弟最多袍笏甲冑及諸裝具皆世所未有  
余嘗於熱河行官見之

上秋猶至熱河蒙古諸王皆覲中秋前二日爲萬壽  
聖節是以月之六日卽演大戲至十五日止所演戲率  
用西遊記封神傳等小說中神仙鬼怪之類取其荒幻  
不經無所觸忌且可憑空燕綴排引多人離奇變詭作  
大觀也戲臺濶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  
自下突出者甚至兩腋撐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  
庭中亦滿焉有時神鬼馬集面具千百無一相肖者神  
仙將出先有道童十二三歲者作隊出場繼有十五六  
歲十七八歲者每隊各數一人長短一律無分寸參差

舉此則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壽星六十人後，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來慶賀，攜帶道童不計其數。至唐元柴僧雷首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辟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臺仍綽有餘地。

### 烟火

上元夕西廡舞燈放烟火最盛。清晨先於圓明園官門列烟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畫欄杆五色。每架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并有籠鴿及喜鵲數十。在盒中乘火飛出者，未申之交，駕至西廡，先有八旗騙馬諸戲，或一足立鞍鞵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者，或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或兩人對面馳來各在

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烟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極天下之奇觀矣

### 木蘭殺虎

上較獵木蘭如聞有虎以必得爲期初出塞過青石梁至地名兩間房者其地最多虎虎槍人例須進一二虎其職役也乾隆二十二年秋余扈從木蘭一日停圍

上賜宴蒙古諸王方演劇而蒙古兩王相耳語

上瞥見趣問之兩王奏云適有奴子來報奴等營中白

晝有虎來搏馬是以相語

蒙古王隨駕只駐營在大營數里外

上立命止樂騎而出侍衛倉猝隨虎槍人聞之疾馳始及探得虎窩僅兩小虎在

上命一侍衛取以來方舉手小虎忽作勢侍衛稍陝輪上立禡其翎頂適有小蒙古突出攫一虎挾入左腋又攫一虎挾入右腋

上大喜卽以所禡侍衛翎頂予之其時虎父已遠惟虎母戀其子猶在前山回顧虎槍人盡力追之歷重巒騰

絕澗



上勒馬待至日將酉始得虎歸虎槍人被傷者三人一  
最重賞孔雀翎一枝銀二百兩其二一人各銀百兩虎已  
死用橐駝負而歸列於幔或自頭至尻長八九尺毛已  
淺紅色蹄粗至三四圍蓋虎中之最大者

跳駝撩腳雜戲

未至木蘭之前途次每到 行宮

上輒坐官門外較射射畢有跳駝布庫諸戲皆以習武  
事也跳駝者牽駝高一尺以上者立於庭捷足者在駝  
旁忽躍起越駝背而過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絕技也布  
庫亦謂之撩腳本徒手相搏而專賭腳力勝敗以仆地  
爲定其人皆白布短衫窄袖而領及襟幸用布七八層

密窺之使堅韌不可碎初則兩兩作勢各欲俟隙取勝  
繼則互相扯結以足和掙稍一失卽拉然仆矣旣仆則  
斂手退勝者跪飲一卮而去

蒙古許馬戲

上每歲行獮非特使旗兵肄武習勞實以駕馭諸蒙古  
使之畏感懷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

上至熱河近邊諸蒙古王公例來迎謁秋八月

萬壽節行宮演大戲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賜蟒緞

諸物行圍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圍質明趨事

其王公侍

上左右聽指揮惟謹十餘圍後必諏日進宴

上親臨之是日設大蒙古包作止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隨駕之王公大臣奏樂多絃索極可聽又陳布庫詐馮諸戲布庫不如御前人而詐馬乃其長技也其法驅生駒之未羈勒者千百羣令善騎者持長竿竿頭有繩作圈絡突入駒隊中駒方驚而持竿者已繩繫駒首舍已馬跨駒背以絡絡之駒弗肯受輒跳躍作人立而躡騎者夾以兩足終不下須臾已絡首而駒卽帖伏矣此皆蒙古戲以供

睿賞者也歲歲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浹且馴而習之於驅策之中意至深遠也又喀爾喀四大部地最遠每歲則以一部來入覲

上雖歲歲出塞而其部須四年一覲若間歲一出則其  
八覲須八年矣此又馭喀爾喀之長計也

犬斃虎

虎食犬常也獨圍場中犬能斃虎其犬銳喙高足身細  
而長望之如蛇之四足者侍衛逐虎不能及則嗾犬突  
而前嗾必三大虎方奔不暇回噬一犬前嚙其後足虎  
掙而脫一犬又噬其一足虎又一掙兩掙之間一犬從  
後直嚙其領而虎倒矣然大恃人爲威非有人嗾之不  
敢也

鷹兔

鷹窠中往往有兔卽鷹所生也其走能與鷹之飛同捷

凡鷹見兔必逐而搏之此兔度不能避則仰而簇四足於腹俟鷹至劈而開之則鷹爲所裂矣

木蘭

木蘭在熱河東北三百餘里木蒙古地康熙中近邊諸蒙古獻出以供

聖祖秋獮今每歲行圍大約至巴顏溝卽轉而南不復北矣巴顏蒙古謂富也也其地最多鹿故云山多童惟興安嶺稍有樹全湯莊爲熱河總管嘗奉旨採木於木蘭謂余云巴顏溝之北多大木伐之從羊腸河流出熱河宮殿材皆取給於此有落葉松蓋氣益寒則松葉亦落矣不蘭出蔴菇最佳每秋獮駐營後土益肥故所

產尤美俗呼銀盤蔬菇取其形似非也蓋營盤之訛爲  
銀盤耳地有鼠土疎而墳一鼠在土中穿突土輒高起  
如塚余初入木蘭見遍地皆塚疑此中無人居何得有  
此後在戎帳中日將暮坐禱前尺許地漸墳起詫爲異  
事袁愚谷謂勿怪此有鼠在其下也明早再入視則高  
尺許如塚矣然後知向所見皆鼠宅也野雞味最鮮初  
在草中爲人馬所驚輒飛起然飛只在兩山間不能越  
山而過力竭則撲而下入草中尙能衝十餘丈過此則  
以首伏叢薄不見人卽自以爲人不見矣俯而拾之尙  
活數十錢卽買得故可煮湯以待雞之至也凡水陸之  
味無有過此者土人云木蘭中多榛松子野雞食之故

肉尤美云

蒙古食酪

蒙古之俗羶肉酪漿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蘭中有  
蒙古兵能漢語者詢之謂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  
窮夷但逢節殺一羊而已殺羊亦必數戶迭爲主割而  
分之以是爲一年食肉之候尋常度日但恃牛馬乳每  
清晨男婦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傾乳而沸之人各  
啜二碗暮亦如之此蒙古人餽粥也

蒙古尊奉喇嘛

蒙古俗最重喇嘛即僧也非特近邊諸部落也凡喀爾喀準  
噶爾及土魯番青海西番西藏等處無不虔奉恐後喇

嘛之首號胡土克圖猶內地所稱大和尚也尤以西藏之達賴喇嘛爲大宗謂之活佛相傳卽如來後身世世輪迴者將死則自言托生處其弟子如期往奉以歸謂之瑚畢勒罕至十六歲始放參則又爲達賴喇嘛其實僞也喇嘛死弟子號諦巴者訪某家生子輒托言喇嘛後身而迎以歸幼卽教以經典至放參後有來謁者諦巴先爲述其家世令喇嘛見之一二語道著輒共驚爲前喇嘛轉世也故崇信尤甚然西藏路遠西北各部不能往參則各有胡土克圖掌佛教於國中大者其王亦執禮惟謹小亦各嚴重於一方每胡土克圖出行無不膜拜道旁以金寶戴於首獻之但得其一摩頂便以爲



有福歡喜無量并不必胡土克圖也卽凡爲喇嘛者諸  
番亦無不尊奉之所至讓穹廬與居宰羊馬奉醕酪夜  
則妻妾子女惟所欲謂之供養惟恐不得當其俗然也  
雖愚而可憫然于百年來習尙如是故國家於西北  
諸部亦因其俗而加禮於胡土克圖有時竟得其用如  
乾隆十五年西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扎爾有異志駐藏  
大臣博清及拉布敦誘而手刃之其番衆咸挺而爲亂  
達賴喇嘛出諭遂止三十一年喀爾喀部青滾雜卜斷  
驛道而叛鄰部將應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  
休於定邊將軍之言獨不從亂遂皆戢其明驗也是以  
上亦有國師號章嘉胡土克圖住京師之楠檀寺每元

且入朝黃幟車所過爭以手帕鋪於道伺其輪壓而過則以爲有福其車直入東華門蓋尊寵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長駕遠馭之深意余嘗見章嘉顏狀殊醜劣行步需人扶然蒙古經及中土大藏佛經皆能背誦如瓶瀉水汪文端嘗叩一佛事輒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不爽則其人亦未可淺量矣

黃教紅教

黃教紅教之別黃教者專以善道化人使勉忠

喇嘛有黃教紅教之別黃教者專以善道化人使勉忠孝息爭競達賴喇嘛及大胡土克圖皆以此重於諸部也洪教則有術能召風雨并咒人至死平西陲後嘗取準英之習此術者入內地令之所晴雨亦有小驗

達瓦齊

達瓦齊既至行獻俘禮繫白組跪問下

上以其未抗拒也特赦之封以親王賜第擇宗室女配之然不耐中國風俗日惟向大池驅鶩鴨鬧其中以爲樂而已體極肥面大於盤腰腹十圍羶氣不可近其從人亦皆厄魯特故道益甚十步外卽令人掩鼻然性淳厚忠謹嘗扈從行圍

上下馬坐茵禾至方小立達瓦齊輒手捧落葉堆於地

請

上坐

上大笑着賞銀幣以寵之

黑水營之圍

黑水營之圍，孤軍陷萬里外，凡三月，得全師以出，誠千古未有之奇事也。將軍兆惠既深入，葉爾羌賊衆我寡，且馬力疲，不能衝殺，乃佔一村寨，掘濠築壘，自守。卽所謂黑水營也。所掘濠既淺，壘亦甚低，賊可步履入。遂日夜來攻，而我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殺賊甚力。賊懼我兵致死，欲以不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濠外，爲長圍守之。如梁唐所謂夾城者，意我兵食盡當自斃也。而營中掘得窖粟數百石，稍賴以濟。賊又決水灌營，我兵泄之於下流，其水轉資我汲飲，已而隨處掘井，皆得水。又所枯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賊以烏槍擊我其

箕子著枝葉間每砍一樹輒得數升反用以擊賊惟拒  
守既久糧日乏僅瘦駝羸馬亦將盡各兵每乘間出掠  
同人充食或有夫婦同掠至者殺其夫卽令妻煮之夜  
則薦枕席明日夫肉盡又殺此婦以食被殺者皆默然  
無聲聽烹割而已某公性最嗇會除夕明公瑞常公鈞  
等皆至其帳聚語屈指軍糧過十日皆鬼籙矣某公慨  
然謂吾出肅州時有送酒肴者所餘餽飭今尙貯皮袋  
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時絕糧久皆大喜過望旣飽而去  
則私相謂曰某公亦不畱此事可知矣不覺泣下蓋自  
十月初旬被圍至此已將百日無復生還望也而  
上已預調兵在途富將軍舒參贊率以進援果殺阿公

文以駝馬至遂轉戰而入兆將軍亦破壘而出兩軍相  
遇乃振旅歸是役也地在萬里之遙圍及百日之久不  
傷一人全師而返一國家如夫之福於此可見然向非  
預調索倫兵在途將緩不及事於此益見聖朝  
睿算之遠到云其年遂盡平回地有莫國香其地  
西朝俄羅斯即蘇丹即俄三平即聖其國西與文  
西北諸國惟俄羅斯最大我西朝平夷夷後西北萬里  
悉入版圖準夷西北爲哈薩克而哈薩克外皆俄羅斯  
地也中國之正北出居庸關五千里始至喀爾喀之烏  
里雅蘇臺爲邊境盡處亦與接壤其地有三種人號烏  
良海有我朝之烏良海亦有俄羅斯之烏良海此正

北之連界處也乾隆二十二三年間曾遣使來借遼東之黑龍江運糧則其國境又與我東北之黑龍江相接也回部之外爲拔達克山而拔達克山之外又係俄僱斯地則其西境又包羅回部矣不寧惟是康熙年間我朝徵大西洋國之能占星者西洋遣南懷仁高慎思等由陸路來亦假道俄僱斯三年始至則其國西境又直至西海矣兆將軍西征時聞西北有曩國者其城周五百里皆銅鑄成豈卽俄僱斯耶抑別一國耶俄僱斯主今爲我朝與國不奉正朔兩國書問不直達宮廷我朝有理藩院彼亦有薩納特有事則兩衙門行文相往來其字又與蒙古異內閣嘗設設中書二人專習其事

文以便文移其印則圓而三寸盤而油硃推紙上厚數  
分不與內地印色同也紙亦潔白可愛其國歷代皆女  
主號察罕汗康熙中因賦不同因賦去索之計科兩筆  
聖祖嘗遣侍衛托碩至彼定邊界事托碩美鬚眉爲女  
主所寵凡三年始得歸所定十八條皆從枕席上訂盟  
至今猶遵守不變聞近日亦易男主矣

上今茶葉大黃茶大黃出口均輸其法而不類

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游牧諸部則特以爲  
命其所食羶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也自前明已  
設茶馬御史以茶易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爲  
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太西洋距



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  
船載歸則其用且極於西海以外矣俄僱斯則又以中  
國之大黃爲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市  
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後有數事渝約

上命絕其互市禁大黃勿出口俄僱斯遂懼而不敢生  
事今又許其貿易焉天若至此二物爲我朝控馭外  
夷之具也

### 回人繩伎

回人有能繩伎者與內地不同內地走索之法挾兩竿  
於地以索平繫於竿而人往來其上耳回人則立一本  
高數丈者其頗斜繫長繩屬於地回人手橫一木取其

兩頭輕重相等不致欹側則步緩而上才之真技  
蹠一足而僅以一足踏於縷口唱歌良久始下真絕技  
也

上每出行武備院嘗以其人奏伎後偶有一人墜而下  
者  
上憫之自此不設得

一以...  
二以...  
三以...  
四以...  
五以...  
六以...  
七以...  
八以...  
九以...  
十以...

詹曠雜記卷二

出文龍公詩古文之學  
陽湖 趙翼 雲崧

杭應龍先生

余十餘歲頗能作時文如明隆萬間短篇一日可得四五首先府君子容公觀其文義謂他日不患不文而經書尙未盡讀遂不令復作專以讀經爲業十四歲始發筆爲之輒有發揮處十五歲先府君見背余童騃專弄筆墨學作詩古文詞賦四六之類沾沾自喜而舉業遂廢有杭應龍先生與先府君交最厚憫余孤露謂不治舉業何以救貧乃延余至家塾課其幼子念此而使長君杏川次君白峰拉余同課二君久以舉業擅名者也

余時年十八猶厭薄不肯爲至冬有莊位乾明經移帳於杭課先生從子廷宣書舍與余同一廳事日相懇懇始勉爲之然馳騁於詩古文者已數年一旦束縛爲八股轉不如十四五歲時之中繩墨矣明年補諸生遂不得不致力後藉以取科第得官皆應龍先生玉成之力也及余得中書舍人以歸而先生已不及見余有詩哭之云我歸但有徐君墓公在曾憐趙氏孤至今猶抱痛焉

汪文端公

汪文端公詩古文之學最深當時館閣後進羣奉爲韓

上亦深識其老於文學歿後  
上以詩哭公有云贊治嘗資  
理論文每契神公之所以  
結

主知者可想已余自乾隆十五年冬客公第至二十二年公歿凡八九年此八九年申詩文多屬草每經公筆削皆愜心廢理不能更易一字嘗一月中代作古文三十篇篇各仿一家公輒爲指其派系所自無一二爽此非遍歷諸家不能也金鼇王螭橋新修成橋柱須鐫聯句余擬云玉宇瓊樓天尺五方壺員嶠水中央自以爲寫此處光景甚切合公改尺五作上下二字乃益覺生動卽此可見一斑矣公又好獎借後進余嘗代擬東

岳廟聯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理大物博祖陽  
氣之發東方已進 御奉 硃筆圈出公方繕書適金  
槍門總憲至謂必出自公手公曰非也乃門人趙雲崧  
所集句耳又嘗代和 御製司馬君實玉印詩中一聯  
云不名符宿望比德稱高賢亦非甚佳句

上命內監持示南書房諸臣謂畢竟汪由敦所作不同  
諸臣皆宜師事蓋諸臣皆說成名印此獨云不名於君  
實二字較切耳諸臣皆諛公公又以余答其說項如此  
及公歿諸公皆以公故物色余謂公所捉刀者必好手  
也及屬草持去其所擊賞者未必佳而著意結構處轉  
或遭竄改於是益嘆此中甘苦固非淺人所能識余初

序公集有云公死而天下無真知古學之人天下無真知古學之人而翼遂無復知己之望由今思之安得不潛焉出涕也

傳文忠公愛才為余朴鳴令盛疑恐憚即手再再傳文忠文學雖不深然於奏牘案卷目數行不遇有窒礙處輒指出并不以宜作何改定果愜事理反覆思之無以易也余嘗以此服公公謂無他但辨事熟耳尹文端以南巡事隔歲先入覲公公嘗命司屬代作詩相嘲中有句云名勝前番已絕倫聞公搜訪更爭新文忠輒易公字為今字使覺醞藉可見其才分之高也文忠不談詩文而極愛才余在直時最貧一貂帽已三載毛皆拳



縮如蝟一日黎明公在隆宗門外小直房獨呼余至探懷中五十金授余囑易新帽過年時已殘臘卒歲資正缺五十金遂以應用明日入直依然舊帽也公一笑不復言嗚呼此意尤可感已

觀總憲愛才

總憲觀公

保

最愛才余初不相識也扈從木蘭有宮詹

溫君屬余代和御製詩數首溫卽公壻也公與溫皆

扈從公見溫詩詢知爲余作卽令溫致慙勲明年再扈從公先過余邸以捉刀諉誣自是公應制之作皆以相

屬後余入翰林公爲掌院派撰文定京察一等皆公力

也前輩畱意人材不遺葑菲如此

大臣身後邀恩之例

汪文端師兩子今少司農

承需

前龍川令

承需

皆公承授

業弟子也師一日忽語余桐城張文和公先以得罪歸

今既歿自焚之次日

上仍遵

世宗遺詔還其配享鉅典恩莫大焉其子學士君自

宓泥首闕廷奏謝乃寄聲問余應人京否抑或循故事

呈本籍巡撫代奏毋乃不知事體余始知大臣身後有

卹典其子例當謝恩而生前官禁近受眷最深者尤

當詣闕謝也及師歿長君郎中

承沆

本蔭官所扶柩歸

奉恩綸葬祭如禮歲庚辰服闋赴京補官而病歿於

揚州吾師身後遂無復登仕籍者

承需

以書來告余忽

憶師前語因令其以

御賜祭葬來謝萬一蒙

恩旨

或可得一官遂作書趣

需來而

需

亦至余爲白於傅文

忠文忠訝其以何事來余告之以故或因此得蒙恩

授一內閣中書文端一脈不墜矣文忠喜曰此可謂善

於覓題明日卽代爲奏方是時京師諸公卿皆以爲文

端旣歿其子復何所望而賀賢來也雖舊在門下乞餘

光者亦目笑之次日

上至瀛臺奏甫入

上卽命內監高姓者出問汪由敦二子在此朕欲一見

已而又一內監秦姓者出傳

旨帶領引見及

駕山

二子迎與前免冠叩頭謝

上駐輿垂問奏對畢

上意似不甚嘉許因問二人履歷奏云皆監生試而未

中

上曰汝明年可再試試而不中可再來又諭畢輿已行

文忠奏云明年乃會試此二子皆監生不能入禮闈

上命各賞一舉人理藩院尙書富公

德

來傳其旨率二

子叩謝而文忠以余先有內閣中書之語未得遂也又

奏云小者無所能大者書法似其父

上又命以前賞其長子之蔭官賜

需

而賜

需

舉人於是

文忠來傳

旨又率二子迎與謝一刻間凡三叩頭而

得戶部主事轉過於內閣中書矣是日滿朝大小臣  
工無不感

聖天子垂念舊臣恩施逾格有泣下者兼頌文忠之垂  
憫故人子弟而并以余爲有畫策之能抑知此事實因  
師前論張文和語而觸發之然則吾師前語其有意乎  
無意乎由今思之竟如樗里子之智能計及身後者吾  
師真哲人也自余爲二子創此例後裴文達錢文敏王  
文莊諸公歿其子皆彷彿此得授內閣中書云

辛巳殿試

辛巳殿試閱卷大臣劉文正公劉文定公皆軍機大臣  
也是科會試前有軍機行走之御史哇朝棟上一封事

請復迴避卷卽唐入所謂別頭試也

上意其子弟有會試者慮已入分校應迴避故預爲此  
奏乃特點朝棟爲同考官而命於入闈時各自書應避  
之親族列單進呈則睦別無子弟而總裁劉文正于文  
襄應迴避者甚多是歲也然其土長歲問卷卷此人亦  
上方南巡啓蹕時曾密語劉于二公留京主會試疑語  
泄而睦爲三公地也遂下刑部治罪部引結交近侍例  
坐以大辟於是軍機大臣及司員爲一時所指摘且隔  
歲庚辰科狀元畢秋帆榜眼諸桐嶼皆軍機中書故輩  
語上聞有歷科鼎甲皆爲軍機所估之說及會試榜發  
而余又以軍機中書得傳文忠爲余危之語余不必

更望大魁而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終不能已適兩  
劉公又作閱卷大臣慮其以避嫌擯也乃變易書法作  
歐陽率更體兩劉公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將定進呈  
十卷文定公慮余卷入一甲又或啓形迹之疑且得禍  
乃遍檢諸卷意必得余置十名外彼此俱無累矣及檢  
一卷獨九國當以第一進呈九國者卷面另粘紙條閱  
卷大臣各以圈點別優劣於其上是歲閱卷者九人九  
人皆圈者惟此一卷文定公年驗疑是余以語文正文  
正覆閱大笑曰趙雲崧字迹蓋燒灰亦可認此必非也  
蓋余初入京時曾客公第愛其公子石庵書法每倣之  
及直軍機余以起草多不楷書偶楷書卽用石庵體而

不知余另有率更體一種也文定則謂遍檢二百七卷  
無趙雲崧書則必變體矣文正又覆閱謂趙雲崧文素  
斷地不羈亦不能如此謹嚴而文定終以爲疑恐又成  
軍機結交之周兆將軍忠時方奏凱歸亦派入閱卷自  
陳不習漢文曰一甲三人

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爲記但圈多者卽佳至是兆公  
果用數圈法而惟此卷獨九圈餘或八或五遂以第一  
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

上親定甲乙然後拆是科因御史奏改遂先拆封傳集  
引見

上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見拙卷係江南人第二胡豫



堂高浙江人且皆內閣中書而第三卷玉惺園杰則

陝西籍因 召讀卷大臣先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會

皆對云前朝有康海本朝則未有

上因以王卷與翼互易焉惺園由此邀

辰春朔步直上而余僅至監司此固命也然賤名亦卽

由其家

主知殿傳之日一甲三人例出班跪余獨掛數珠

主陞座遙見之後以問傳文忠文忠以軍機中書例帶

數珠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

上心識之明日論諸大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

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尙未有今當西師大凱之

後王杰卷已至第三卽與一狀元亦不爲過次日又屢

言之於是鄉會試翼皆蒙欽點房考每京察必記名

及授鎮安府赴滇從軍調廣州陞貴西道無一非奉

特旨

上之恩注深矣向使不歸田受恩當更無限尋以太

恭人十高乞歸侍養凡五年丁艱又三年在塚之日已

久服闋赴補途次又以病歸遂絕意仕進此誠福薄景

才無遠到之器亦以在任數年經歷事端自知吏才不

如人恐致順越則負恩轉甚是以嚴影林下不敢希

榮進也

偶問閩書載紹興八年廷試初以黃公度爲狀元陳

俊卿次之高宗召問二人鄉土何奇輒生二卿黃對  
曰子魚紫菜荔枝蠟房俊卿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  
子讀書高宗曰公度不如卿遂賜俊卿第一瀛奎律  
髓記宋高宗自丁未至壬午所取首甲科者十一人  
一丞相一樞使三尚書五從官惟公度以忤秦檜卽  
被論歸至檜死名爲考功郎中而卒是其命本不應  
顯達故登第之始卽遭挫折此預兆於幾先者也

殿試送卷頭

殿試前有才之士例須奔競以所擬對策首二十餘行  
先繕寫送諸公之門卷內有常切題處固不能預擬而  
頌聖數語則不拘何題皆可通用也謂之送卷頭延

攬者卽以是默識之然亦須視閱卷大臣之爲人當兩  
劉公主裁數科則營進者轉或被擯辛巳科余固慮及  
此而不使知矣癸未新進士褚筠心及余門人董東亭  
潮本一榜中巨擘詩文楷法掄魁有餘東亭惟恐不得  
前列余告以兩劉公不可干以私且其衡鑒自精有才  
者亦不必干余往事可驗也東亭竊以爲不然而吾鄉  
少司空劉圃三先生好汲引與文定又從兄弟也特爲  
東亭送卷頭文定旣入闕則先覓東亭卷謂同列曰此  
吾鄉董潮也文正亦覓筠心卷出示曰此吾向日延請  
在家修書之褚廷璋也兩人遂不入十卷褚卷第十  
董卷第十二而十卷進呈者或轉遜焉此又因營求而

夫之者也然兩劉公歿而不受干謁之風又令人思矣

武闡

武闡但以弓馬技藝爲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余嘗  
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  
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  
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擡高一字則  
凡泛論古今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  
不擡寫武生自稱生則應於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  
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  
然外場已挑入雙好字號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闡無磨  
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汪劉二公文學

汪文端師應奉詩文門生有才者或爲代作可用卽用之不必悉自己出也劉文定公亦令諸門生撰稿却不肯襲用一語而其中新料新意又必另入爐錘改製而用之蓋爲刻稿地也於此見文端之大亦見文定之精

劉文正公塞陽橋決口

劉文正公臨事雖頗剛急然實有釐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辛巳歲河決陽橋公奉命往塞決口時奪流者數百丈埽工薪木皆數百里內村民車載而來縣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營利畱難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納者人馬守候芻糧皆告竭公一日易服微行見薪

車千百輛環列河干私問之得其故乃大怒至公館亟  
請巡撫奉 王命旗牌至使伍伯縛縣丞來欲先斬然  
後入奏巡撫及司道以下爲之長跪良久始釋而數千  
輶料物一日盡收民皆驅車返矣此雖細事亦可見公  
察弊利民之一端也

尹文端公肅清江南漕政

尹文端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嚴  
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糧以腳費爲名率一斗準  
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  
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鈇邊者  
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其時有司簽書吏入倉收漕

莫肯應也其後桂林陳文恭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  
成規弗絲毫假借有某縣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  
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餘年皆文端遺惠也  
宜吳人思公至今猶不置云

程文恭公遭遇

仕宦進退莫不有命余外舅程文恭公爲禮部侍郎時  
在班行中無所短長方疑侍郎一席亦不能久會一圓  
明園失火舉朝大臣咸趨救公踉蹌入正值  
上坐小輿出文恭跪道在請

聖安而先人及後人者皆未得見也

上遂心識之明目賞救火諸臣幣物特命給一分自是



邀

聖眷洵歷吏部尚書拜大學士爲一時賢相其端皆自  
救火之日起

兩中鼎魁

王新城記康熙中有中進士被革後再中進士者乾隆  
年間有馬全者山西人已中武探花由侍衛出爲參將  
與同官相爭詈被劾革職入京在九門提督衙門充兵  
又應鄉會試中式庚辰殿試竟得狀元凡兩得鼎魁亦  
奇聞也後官至提督征金川戰歿

相宅董仙翁

董華星遠存吾邑人壬申進士精六壬奇門術相宅尤

奇驗王申將會試須微宅貢院前余與之約同寓矣時  
余客座師汪文端公第公爲余賃一宅余不敢却乃囑  
內弟劉敬與偕董寓董所親擇也又有吾鄉符天藻亦  
附焉二場後余詣董私問其寓內當中幾人答曰三人  
俱可雋恐符君或失之蓋夜臥須各按本命定方位而  
符懷疑不我從也出榜果董劉俱成進士余與符落第  
又江蘇巡撫莊公有恭延之相衙署董爲改葺數處旣  
落成公將出堂視事董止之爲擇一吉日時而出屆期  
坐甫定轅門外忽傳鼓報喜則加官保之信適以是刻  
至矣今藩伯康基田令昭文以家中有子弟應秋試預  
叩董董詢其先塋何向教以塋之某方立一燈竿子弟

中某年生者當發解已而果然他奇驗多類此人皆稱  
董仙翁

揣骨史瞻子

術家又有揣骨聽聲之法多瞽者爲之北史高歡未遇  
時與司馬子如等逐赤兔遇盲姬自言善暗相因徧捫  
諸人言皆貴而俱由歡齊文宣帝試皇甫玉相術以帛  
巾祿其目使歷摸諸貴人無不驗齊文襄時有吳士雙  
盲妙於聽聲文襄令劉桃枝趙道德等列試之言皆中  
五代史李守貞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  
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其子婦符氏聲驚  
曰此天下母也守貞益自貞曰暗婦猶爲天下母吾取

天下復何疑哉遂反後守貞敗符氏爲周世宗二室果  
爲皇后此揣骨聽聲之見於史傳者也近時亦尙有子  
其術者雍正年間浙東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則之也故  
子則聽聲言休咎奇中徐文定公元慶撫浙時其孫言  
文襄赫德相國方卯角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  
爲之師文定合史相師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時舒以  
世家貴公子其顯達同意中事文端則寒諸生念不到  
此謂史特因弟以及師聊作周旋語耳是夕史獨偃偃  
到書塾謂文端曰君勉之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  
文端益惶恐不敢當史曰非譎語也君寒士諛君何所  
利正以我之命某年當有厄某年當得脫計君是時已

登顯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鄭重相托君是時幸勿  
忘今日言當力爲拯之已而或進史於

世宗憲皇帝奏對後忽奉 旨發遼左爲民至

今上御極之十年 一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時文端  
公果爲刑部尙書乃檢史舊案則係 特旨發往不載  
犯罪之由同列多難之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正與  
恩詔相符乃奏釋焉既入京仍客於文端第則益韜晦  
不肯言禍福矣歲庚午文端長子承沆方應舉文端夫  
人望之甚切請史決之史曰卽當得六品官六邑者惟  
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時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  
必不至分部其爲狀元官修撰無疑也母夫人方竊喜

無何文端爲是科主考官承沆迴避不得試共以史言爲妄矣其冬特旨賜文端蔭一子承沆果得王事官正六品其奇中如此余以是歲客文端第故知之甚悉其他奇驗尙多不勝縷述也

兼管部務

一部有滿漢兩尙書四侍郎凡核議之事宜允當矣然往往勢力較重者一人主之則其餘皆相隨畫諾不復可否若更有重臣兼部務則一切皆惟所命而重臣者實未嘗檢門也但聽司員立談數語卽書押而已故司員中爲尙書所倚者其權反在侍郎上爲兼管部務之重臣所熟者其權更在尙書上甚至有尙書侍郎方商

權未定而司員已持向重臣處畫押來皆相顧不敢發一語昔人曾奏請親王不可兼部務蓋有所見也

### 軍需各數

上用兵凡四五次乾隆十二三年用兵金川至十四年

三月止共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實銷六百五十八萬十九年

用兵西陲至二十五年共軍需銀二千三百十一萬實銷

二千二百四十七萬三十一年用兵緬甸至三十四年共軍需

銀九百十一萬三十六年川兵金川起至四十二年止

共軍需銀六千三百七十萬以上係章湖莊在戶部軍

需局結算之數五十二年臺灣用兵本省先用九十三

萬鄰省撥五百四十萬又續撥二百萬又撥各省米一

百十萬並本省米三十萬石加以運腳約共銀米一千萬

京官趨勢弔喪

傅文忠公扈從熱河而其兄總憲廣公成歿於京文忠乞假歸治喪廣公家受弔之期凡三日已遍訃矣其最後一日則文忠到京日也前兩日遂無一人至者文忠到則各部院大小百官無不畢至雖與廣公絕不相識者亦以文忠故致賻而泥首焉輿馬溢門巷數里不得驅而進皆步行入

鐘表

自鳴鐘時辰表皆來自西洋鐘能按時自鳴表則有針



隨晷刻指十二時皆絕技也今欽天監中占星及定憲書多用西洋人蓋其推算比中國舊法較密云洪荒以來在瓊幾齊七政幾經神聖始洩天地之祕西洋遠在十萬里外乃其法更勝可知天地之大到處有開創之聖人固不僅羲軒巢燧已也鐘表亦須常修理否則其中金線或有緩急輒少差故朝臣之有鐘表者轉悞期會而不悞者皆無鐘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鐘也甚至謙從無不各懸一表於身可互相印證宜其不爽矣一日御門之期公表尙未及時刻方從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無地叩首階陛驚懼不安者累日

西洋千里鏡及樂器

天主堂在宣武門內欽天監正西洋人劉松齡高慎思等所居也堂之爲屋圓而穹如城門洞而明爽異常所供天主如美少年名耶穌彼中聖人也像繪於壁而突出似離立不著壁者堂之旁有觀星臺列架以貯千里鏡鏡以木爲筒長七八尺中空之而嵌以玻璃有一層者兩層者三層者余嘗登其臺以鏡視天赤日中亦見星斗視城外則玉泉山寶塔近在咫尺間磚縫亦歷歷可數而玻璃之單層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兩層者悉倒三層者則又正矣有樓爲作樂之所一虬鬚者坐而鼓琴則笙簫磬笛鐘鼓鐃鐃之聲無一不備其法設木架於樓架之上懸鉛管數十下垂不及樓板寸許樓板

兩層板有縫與各管孔相對一人在東南隅鼓鞀以作  
氣氣在夾板中盡趨於鉛管下之縫由縫直透於管管  
各有一銅絲繫於琴絃虬鬚者撥絃則各絲自抽頓其  
管中之閑振而發響矣鉛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竅竅以  
象諸樂之聲故一人鼓琴而衆管齊鳴百樂無不備真  
奇巧也又有樂鐘并不煩人挑撥而按時自鳴亦備諸  
樂之聲尤爲巧絕

梨園色藝

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庚午辛未  
間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爲吾鄉莊木淳舍人所昵  
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

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天人之目  
余皆識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藝稱也本淳歿後  
方爲之服期年之喪而秋帆未第時頗窘李且時見其  
乏以是二人皆有聲縉紱間後李來謁余廣州已半老  
矣余嘗作李郎曲贈之近年聞有蜀人魏三見者尤擅  
名所至無不爲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後余已出京  
不及見歲戊申余至揚州魏三者忽在江鶴亭家酒間  
呼之登場年已將四十不甚都麗准演戲能隨事自出  
新意不專用舊本蓋其靈慧較勝云

京師偷拐之技

都門繁會之地偷兒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吾鄉董某

偶入戲館占席以待客橫二千錢於案忽衣冠者三人  
自外來中一人若與董素相識者一向揖董答揖揖甫  
下而錢爲其人之同伴者撮去掛於肩揖畢問姓氏其  
人故驚愕作誤認狀深抱不安董回坐而案上之錢已  
失撮錢者尙立於旁反咎之曰戲館中有錢豈可積於  
案如我之掛於肩斯可耳實則掛肩之錢卽其錢也董  
熟視竟不敢言又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  
老者從後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  
錢不孝孰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  
絕良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  
有藏利刀雜稠人中剪取腰間十佩或至割衣襟一幅

去混號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毆辱弗怨或  
旁人指破則必報矣有女郎坐香車一書生行其旁兩  
美相顧頗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知也  
方回顧女郎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於後者  
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郎口忽爲  
小刀劃破

狐祟

京師多狐祟每佔高樓空屋然不爲害故皆稱爲狐仙  
余嘗客尹文端第其廳事後卽大樓樓下眷屬所居樓  
之上久爲狐宅人不處也嘗與公子瓊玉同立院中日  
尙未暮忽有泥丸如彈者拋屋而下凡十數丸余拾其

一仰投之連飯之屋宜卽地下矣乃若有接於空中者  
不復下亦一奇也余儼屋醋張衙衙其屋已數月無人  
居初入之夕睡旣熟忽夢魘若有物壓於胸腹者力掙  
良久始得脫時月明如晝見有物如黑犬者從牕格中  
出明日視牕紙絕無穿破處先母命余夕以二雞卵一  
杯酒設於案默祝焉詰朝卯酒俱如故而其物不復至

晉書 洪經略行狀

李道志未幾車轉曲巷文順口

先輩嘗言洪文襄公

承嘯

當明崇禎十五年松山被陷

時京師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朝特賜祭九壇其子  
弟在京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  
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而行狀已遍傳人間順治元年

從入闕爲內院大學士次年出經略江南諸省逋寇以次削平後再出經略楚粵滇黔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歸朝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敘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門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爲一本云

李太虛戲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明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



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本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為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追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汚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頭而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為孺子辱至此必殺以洩忿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此事得之於蔣心餘編修本其定再觀則受甲將計無不計矣

徐健菴

先輩嘗言徐健菴

乾學

在康熙中以文學受

知方其盛時權勢奔走天下務以獎拔寒畯籠絡人才  
爲邀名計故時譽翕然歸之其所居繩匠衚衕後生之  
欲求進者必僦屋於旁俟其五更入朝輒朗誦詩文使  
聞之如是數日徐必從而物色有所長輒爲延譽當時  
繩匠衚衕宅子僦價輒倍他處所甄拔初不以賄惟視  
其才之高下定等差相傳鄉會試之年諸名士先於郊  
外自擬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親自主試也徐方主  
持風氣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以是遊其  
門者無不得科第有翰林楊某者其中表也八月初遇  
徐於朝徐問欲主順天鄉試否楊謂幸甚徐曰有名士  
數人不可失也及夕則小紅封送一名單至計榜額已

滿詰朝主試命下矣揚不得已與諸同考官如其數取  
之榜發而京師大譁捏名帖遍街市

聖祖聞之降旨親審楊寤甚求救於徐徐謂毋恐姑晚  
飯去翼日有稱賀於

上前者謂國初以美官授漢兒漢兒且不肯受今漢  
兒營求科目足覘人心歸附可爲有道之慶

聖祖默然遂置不問蓋卽徐令人傳達此語也嘗有人  
日其名紙謁其門必餽司闈者十金而不求見但囑以  
名達徐而已闈人怪之密以白徐徐令畱見之其人故  
作踏蹶狀謂吾誠意尙未到不敢求見也強之而後入  
徐問曰足下有深讐未報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爲逡巡

不致言固同之始以情告欲得來科狀元耳徐曰已有  
人可思其次其人謂他非所望寧再遲一科徐許之然  
徐不久罷歸其人竟不第

高士奇

高江村士奇康熙中直南書房最蒙

聖祖知眷時尙未有軍機處凡撰述

諭旨多屬南書

房諸臣非特供奉書畫贊和詩句而已地既親切權勢

日益崇相傳江村初入都自肩襆被進彰義門後爲明

相國家司闈者課子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倉卒無

人司闈以江村對卽呼入援筆立就相國大喜遂屬掌

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絕人

既居勢要家日富則結近侍探公代出  
上起居報一專酬以金豆一顆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  
暮率領囊而出以是宮廷事皆得聞或覘知  
上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偶天語垂問輒能對大  
意以是  
聖祖益愛賞之初因明公進至是明公轉須向江村訪  
消息每歸第則九卿肩輿伺其巷皆滿明公亦在焉江  
村直入門若爲弗知也者客皆使僉從偵探盥面矣晚  
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  
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  
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

聲勢赫奕忌者亦益多江村卒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蓋一刻不敢離左右矣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襖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貲若干即可得其招權納賄狀聖祖一日問之江村以實對謂督撫諸臣以臣蒙主眷故有餽遺絲毫皆恩遇中來也

聖祖笑領之後以忌者衆令致仕歸以全始終猶令攜書編夫也之其行可謂極文人之遭際矣

據太史史多遜爲相時太祖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先白已輒通及闕之遇一上問者中事應答無不備魏書溫子昇先傍廣陽王淵家馬坊中教奴子書官作侯山祠堂碑文當景見而書之因訪焉由是名譽稍起按此一事高江村絕相似

### 王雲錦

雍正中王雲錦殿撰元日早朝後歸邸舍與數友作葉

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局不成遂罷而飲偶一日入

朝

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對

上也其無隱出袖中一葉與之曰俾爾終局則卽前所  
夫也當時邏察如此雲錦孫日杏語余云

簷曝雜記卷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粵西灘峽

粵西灘與峽皆極險府江之昭平峽橫州之大灘右江之努灘雞翼灘左江之歸德峽果化峽余皆身經其地而昭平峽最險余初至桂林山水路赴鎮安任先是大雨十七晝夜是日適晴已刻自桂林發舟日午已至平樂舟子忽椽杙焉余以久雨得晴方日中何遽泊趣放舟而不知其下有峽之險也舟子不得已乃發舟山上唐兵亟呼不可開而舟已入峽不能止遂聽其順流下但見滿江如沸有數千百旋渦詢知下有一石則上有



一過余始撫然懼然已無如何幸而出峽舟子來賀謂  
半生操舟未嘗冒險至此也余自是不敢用壯矣後余  
調廣州自桂林起程百僚餞送有縣令緱山鵬亦在座  
余至廣十餘日忽聞緱令溺死峽中矣橫州大灘長三  
十里舟行石縫中稍不戒輒蓋粉亦奇險也自黔江下  
至常德府有清浪灘略與橫州灘相等兩處俱有馬伏  
波廟而黔中之頭難二灘三灘共三灘路雖短而險更  
甚

### 鎮安民俗

鎮安府在粵西之極西與雲南土富州接壤其南則處  
處皆安南界也崇山密箐頗有瘴然民最淳訟獄稀簡

縣各有頭目其次有甲目如內地保長之類小民視之已如官府有事先訴甲目皆跪而質訊甲目不能決始控頭目頭目再不能決始控於官則已爲健訟者矣余初作守方欲以聽斷自見及至則無所事前後在任幾年僅兩坐訟堂郡人已歎爲無畱獄則簡僻可知也此中民風比江浙諸省直有三四千年之別余甚樂之願終身不遷然安得有此福也

鎮安水土

鎮安故多瘴癘鉏玉樵粵述謂署中有肉毬肉腳時出現而瘴毒尤甚入其境者遂無復生還之望及余至郡未見有所謂肉毬肉腳者瘴亦不甚覺問之父老謂昔

時城外滿山皆樹故濃烟陰霧凝聚不散今人烟日多  
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氣盡散云淮水最清削極  
垢衣盪漾一二次則膩盡去不煩手搨也是以不論貧  
富皆食稀脂以潤腸胃余嘗探其水源在城西三十里  
地名鑿隘塘水從山腹中出有長石橫攔之長三十餘  
丈水從石上跌而下作瀑布極雄壯城中望之不啻數  
百疋白練也漚而成川繞城南而過川皆石底無土性  
故魚之肉甚堅而無味又東流亦從山復中出左江蓋  
滇黔粵西諸水大半在山腹中通流其見於溪澗者不  
過十之一二而已後余在貴州探牟珠洞秉炬入三里  
許忽聞江濤洶湧聲以炬照不知其產溪益可見水之

行山腹中者如長江大河非臆說也牟珠洞之水終歲在黑暗中無天日光水中生魚遂無目尤見造化之奇

### 鎮安多虎

鎮安多虎患其近城者常有二虎中一虎已黑色兼有肉翅月明之夕居人常於攔房上見之蓋千年神物也余募能殺虎者一虎許償五十千居人設阱獲及地弩之類無不備終莫能得檻羊豕以誘之弗顧也人之爲所食者夜方甘寢忽腹痛欲出便其俗屋後皆菜園甫出門至園而虎已銜去矣相傳腹痛卽虎俵所爲云人家禾倉多在門外以多虎故無竊者余嘗有句云俗有鬼神蠶放蠶夜無盜賊虎巡街蓋實事也余在鎮兩年

惟購得一虎五豹皆土人擒來虎乃向武州人鈎獲者其法以木作架懸鉄鈎鈎肉以餌之虎來搏肉必觸機機動而虎已被鈎懸於空中矣

聞山西岢嵐州在萬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殺一虎其法用槍一枝高與眉齊謂之齊眉槍遇虎則擲之使發怒輒騰起來撲撲將及則以槍柄拄於地而人鞠躬一蹲虎撲來正中槍尖斃矣或徒手猝遇虎則當其撲來輒以首撞其喉使不得噬而兩手抱虎腰同滾於地虎力盡亦斃余在鎮安曾以百千募湖南虎匠至半年迄無一獲安得岢嵐人來絕此惡孽也

獨秀山黑猿

鎮安府署東北有獨秀山高百丈山之半一洞深不可測其中有黑猿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太守余在郡時以詳請前守韋馱保回京事將被劾上官檄余赴省而猿忽出滿城人皆謂太守當以此事罷官矣有老者熟視久之謂舊時猿出多俯而下視故官覆今猿向上當無慮且得遷未幾余得旨赴滇從軍遂免劾然馳驅兩年勞苦特甚猿益先示兆云又天保縣令送一黑猿來繫於楹有門子勗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長遂捉門子之衣幾爲所裂而猿之左肩則已無臂乃知左臂已併入右臂矣卽所謂通臂猿也此猿竟不爲人

所狎終日默坐與之食不顧數日遂餓死

樹海

鎮安沿邊與安南接壤處皆崇山密菁斧斤所不到老藤古樹有洪荒所生至今尚葱鬱者其地冬不落葉每風來萬葉皆颭如山之鱗甲全身皆動真奇觀也余嘗名之曰樹海作歌記之其下陰翳始終古不見天日故虺蛇之類最毒余行歸順州途中有紫楠木七十餘株皆大五六抱莫有過而顧之者但供路人炊飯而已孤行者無炊具以刀斫竹一節實米米其中倚樹根而炊炊熟則樹根之皮亦燃久之火盤旋自外而入月餘則樹倒矣倒後火仍不滅旅炊者益便焉使此木在江南

不知若何貴重而遭此厄可惜也余嘗欲搆一屋材擬遣匠剋尺寸斷之雇夫運出終以距水次甚遠一木須費數十千遂不果

肉桂

肉桂以安南出者爲上安南又以清化鎮出者爲上粵西潯州之桂皆民間所種非山中自生者故不及也然清化桂今已不可得聞其國有禁欲入山採桂者必先納銀五百兩然後給票聽入旣入惟恐不得償所費遇桂雖如指大者亦砍伐不遺故無復遺種矣安南入貢之年內地人多向買安南人先向潯州買歸炙而曲之使作交桂狀不知者輒爲所愚其實潯桂亦自可用但



須年久而大合抱者視其附皮之肉鬆若有沙便佳然必新砍者乃潤而有油枯則無用也

### 麵木酒樹

洛陽伽藍記有所謂酒樹麵木初不解所謂余至廣西乃知麵木卽桄榔樹也大者五六圍長數丈直上無枝至顛則生葉數十似栟櫚其樹中空滿腹皆粉可得一數斛沸湯淬之味似藕粉粵人嘗以此餽遺又廣東椰子樹每一椰子內必有酒半杯小者二勺許甘香清冽味勝於米釀數倍此卽酒樹也

### 三七雞血藤

南方陽氣上浮而陰氣凝於下故所產多有益於血陰

者有草名三七三椹七葉其根如蘿蔔爲治血之土藥  
切斧傷血方噴流以其屑糝之立止孕婦產前產後皆  
可服蓋其性能去淤而生新故產前服之可生血產後  
服之又可去淤也然皆生大箐中不見天日之處近有  
人採其子種於天保縣之隴崗暮崗亦伐木蔽之不使  
見天日以之治血亦有效非隴暮二崗不能種也雲南  
有雞血藤膠治婦人血枯證最靈余在滇買數斤然不  
知其藤何似憶在鎮安見大箐中有藤粗如椀長數百  
丈延緣林木間不知其起止意卽雞血藤也遂兼買其  
藤蒿回鎮安取箐中藤相比藤斷處有汁赤色與滇藤  
無異乃知卽此物也煎膠治血亦效惜不久改官去遂

不得多煎

### 山羊石羊

山羊之血治刀斧傷最靈是物生山箐中嘗食三七故也粵人餽遺多有贗者余在鎮安土官有饋生者似羊而大如驢生取其血較可信又一種石羊身較小其膽在蹄中凡山巖陡絕處能直奔而上力乏則曲蹄於口餽之力輒完復奔而上故其膽可止喘

### 蛤蚧

蛤蚧蛇身而四足形如獠虎身有癍五色俱備其疥處又似蝦蟇最醜惡余初入鎮安路旁見之疑爲四足蛇甚惡之問土人乃知爲蛤蚧也郡衙倚山處處有之夜

輒聞其鳴一聲曰蛤

聲曰蚘能叫至十三聲方止

乃往其物每一年一聲十三聲則年久而有力也能潤肺補氣壯陽口咬物則至死不釋故捕者輒以小竹片翹之使咬卽搗以來雖已入石縫中亦可乘其咬而掣出也遇其雌雄相接時取之則有用於房中術然不易遇也藥肆中所售兩兩成對者乃取兩身聯屬之耳其力在尾而頭足有毒故用之者必尾全而去其頭足

### 陰杪

密箐中有一種陰杪其木橫生土中不見天日有枝無葉在泥沙下自生自長世莫之知也將出爲人用則一枝或透出土否則人過其上足步有空窾聲知其下有

此木矣其色微黑質理似鬆薄而有絲劈其端可自根  
拽至顛不斷也驗其真偽以此木作小匣暑日入煮肉  
其中隔宿不敗是以作棺埋入地屍千年不腐又有一  
種則深山中大樹年久自死倒入泥沙中爲土氣所滋  
土木之性已相浹故作棺亦歷久不壞余在鎮安嘗得  
一具但未知生於土中之物抑或倒入泥沙之物本以  
備太恭人送終太恭人以二十年前已作櫬歲加漆光  
紋可愛而此具僅厚三寸許遂不肯易余擬畱以自用

邊郡風俗

粵西土民及滇黔苗獠風俗大概皆淳樸惟男女之事

不甚有別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邊其歌皆男女相悅之詞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愛我我不愛你之類若兩相悅則歌畢輒攜手就酒棚並坐而飲彼此各贈物以定情訂期相會甚有酒後卽潛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視野田草露之事不過如內地人看戲賭錢之類非異事也當墟場唱歌時諸婦女雜坐凡遊客素不相識者皆可與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場夫見其妻爲人所調笑不嗔而反喜者謂妻美能使人悅也否則或歸而相詬焉凡男女私相結謂之拜同年又謂之做後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謂嫁娶生子則須作苦成家不復可爲此遊戲是以其俗成

婚雖早然初婚時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卽拜一鄰  
姬爲乾娘與之同寢三日內爲翁姑挑水數擔卽歸母  
家其後雖亦時至夫家仍不同寢恐生子則不能做後  
生也大抵念四五歲以前皆係做後生之時女旣出拜  
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後則嬉游之性  
已退願成家室於是夫妻始同處以故恩意多不篤偶  
因反目輒至離異皆由於年少不卽成婚之故也余在  
鎮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許異寢鎮民間之皆笑  
以爲此事非太守所當與聞也近城之民頗有遵者遠  
鄉仍復如故云不合齊亦自婚時之賦以愛其好不愛

小其西南土音相通

其學婚與文各坐一殿其婚官與

廣東言語雖不可了了但音異耳至粵西邊地與安南相接之鎮安太平等府如吃飯曰緊考吃酒曰緊老吃茶曰緊伽不特音異其言語本異也然自粵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隨行之鎮安人以鄉語與僰人問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

緬甸之役

征緬之役其詳具余所撰緬事述略中余以鎮安守於乾隆三十三年奉命至軍時果毅公阿里亥方爲將軍命余參軍事未幾今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雲巖阿公桂亦以總督兼將軍至兩將軍合營翼仍在幕府明年四月傅文忠公恆來滇經略余以故吏又豪筆以從時



方議冒暑興師不必避瘴大兵從騰越州西渡戛鳩江  
經猛拱猛養直抵緬會所居之阿瓦余在滇一年餘知  
暑瘴不可不避必俟霜降後瘴始退軍行無疾病始可  
展力且大兵旣渡戛鳩全在江外萬一不能如志則歸  
路可虞嘗力言之而公意已定不見納惟偏師應援一  
節公初議大兵渡戛鳩別令提督五福統偏師五千從  
普洱進以分賊勢時方閱地圖余指謂公曰圖中戛鳩  
普洱相距不過三寸許其實有四千餘里兩軍旣進東  
西遠隔聲息不相聞進退皆難遙斷前歲明將軍之不  
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也公始瞿然問計安出余謂大  
兵旣渡戛鳩之西則偏師宜由江東之蠻暮老官屯進

取猛密則夾江而下造船以通往來庶兩軍可互應公是之乃罷普洱兵改偏師循東岸以進其後大兵西渡遭瘴氣多疾病而雲巖將軍所統江東一軍獨完遂具舟迎公於猛養渡而歸又以此兵敗賊於蠻暮攻賊於老官屯得以歲事余自愧在軍無所贊畫惟此一節稍可附於芻蕘之一得憶昔直軍機時公於漢員中最厚余滿員中最厚雲巖公今征緬之役因余說而改偏師因雲巖公統偏師而得善歸此中似有機緣也

雲南天氣之暖

雲南天氣炎蒸余在蓋達軍營度歲布帳不敢南向則面北以避日炙然其地多西南風則又於帳南合縫處

用橫木支一罽使透風又令僕役伐焚夷村中大竹數十環植帳外稍可禦暑然其地距騰越不及三百里遙望騰越山巔積雪乃經春不化殊不可解又大理府之下關六月中常有雪團賣於市暍行者以當飲冰焉詢其由來則取諸點蒼山最高處也相傳五臺山有千年不化之冰六月長霏之雪塞外苦寒固宜爾滇南極炎地乃亦有此余嘗疑地氣有寒暖不同而天氣皆涼是以滇地雖暑而山巔雪仍不化也未審是否

### 人變虎

觀察士模為余言普爾邊外人有能變虎者新授孟

良士目叭先捧卽其人也余以將軍命憝之來永昌令

其變虎竟不能

象

璞函隨經略至猛拱每晨起途中多有糞堆如小塚土人云野象糞也其象不受人驅策故謂之野象必誘而馴之始供役誘之之法掘地坑布席而土覆之若平地數百人羅鼓銃礮驅象過而陷之象體重而坑深陟不能出也則餓之數日然後問之肯給役否象點頭則刷其坑前地迤邐斜上使步而出一點頭則終身受人役不復變蓋象性最信也負重有力一象能馱千斤礮一位故緬人出兵隨路有礮也象不點頭則不使出餓數日再問之亦有餓死而終不點頭者

碎蛇緬鈴

聞孟良邊外有碎蛇每日必上樹跌而下至地則散如粉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蓋其生氣鬱勃必一散以泄之也爲接骨治傷之勝藥然余在滇未得見又緬地有淫鳥其精可助房中猶有得其淋於石者以鈿裹之如鈴謂之緬鈴余歸田後有人以一鈴來售大如龍眼四周無縫不知其真僞而握入手稍得暖氣則鈴自動切切如有聲置於几案則止亦一奇也余無所用乃還之

安寧州溫泉

滇南處處有溫泉其熱者可以燂雞鴨惜無人爲之鑿

池架屋徒流注於野溝荒港而已一夕駐師象達見山  
麓亂草中烟氣騰上探之則溫泉也然氣息殊惡蓋山  
下有石灰或硫磺則泉雖溫而不離其母氣惟下有硃  
砂者氣最正兼可愈風濕之疾滇城西六十里爲安寧  
州前明楊文襄一清故里也有溫泉極佳有司已築室  
其上余日滇回粵紆道赴之門外小石山數座皆穿穴  
透漏土人謂之七竅通天款扉入有內外兩池皆正方  
惜池底仍沙土但四周築磚可坐而已聞驪山之泉下  
有石版鋪底此不及也然官斯土者已爲此泉所累每  
大吏出省安寧其首驛也必往浴焉供張畢具又相傳  
有某督者日須此泉浴姬妾亦效之日費二十斛知州

者另製木桶使氣不泄當雇六十人更番作水運至將  
暑尚暖可浴也在大夏不過一盪盪而有可爲之憊矣

永昌府珍珠泉

永昌府城外九龍山亦名太保山下有易羅池方二丈  
許池底常噴出如碎珠者萬顆斜而上將至波面輒散  
爲水不可見池中有魚其首皆俯翹蓋泉初出時味最  
甘故魚慣趨而下也池水流出又有一大池可五六寸  
許頗有烟波浩淼之致傳文忠經略來滇明中丞特構  
一亭於湖中比杭之湖心亭而架曲木橋以通之頗可  
憑惜堤上無樹若植桃柳數百株當稱小西湖也黔之  
威寧城外有葡萄泉亦從池底湧出其顆大如葡萄色

嫩綠亦如之惜無廊檻映其芳但一破序而已余方欲  
經如適去官遂不果

響水塘瀑布

天下瀑布皆洶湧下注而已滇中廣南府有地名響水  
塘者其瀑乃自下而上躍出半空初在三里外卽聞轟  
雷聲漸近里許則對面語不相聞望見白雨濺空皆噴  
而上高十餘丈碎點飛灑濛濛成一片烟霧潤可寸畝  
真天下奇觀也噴而復落流爲澗澗路在澗之右少焉  
循路而上則與瀑頂相並乃知其上原有大山大山諸  
水瀝於此跌而下正值大石如盤陀者觸而激射是以  
濺入空際非真有逆流之瀑也



寶石碧霞洗

猛密土司有三寶井分三處如鑄脚其城卽隨而圍之  
故號三角城地屬緬緬曾封禁甚嚴必土司先以文申  
請會遣人莅視始得戾人繼而下遇石卽取以出石中  
有有寶者有無寶者歲只開一井釀一井常三歲一開  
欲休其地力使生寶也寶石之次爲碧霞洗則猛密山  
中有之不必井出寶石有紅藍諸色舊時質大而光厚  
并有映紅映藍二種貯水缸則滿缸如其色近已不可  
得碧霞洗亦有諸色今亦多石滓光淡不能融透蓋搜  
採者多不待其精神足也閩中漳州諸山有水晶則其  
上先有氣土人因得掘取之掘盡則他處又生有紫者

綠者頗珍重白者不貴也聞和闐之玉亦歲歲長成每  
秋八九月玉山大霧數日則其水中石卽變玉故有  
淨者有不脫石質者乃知此等寶物生生不窮非比古  
所有至今始得之也

乩仙

扶乩請仙到處皆有不得謂無其事也大約人死後必  
有數十年靈爽爲符呪所召則降乩而來非必純陽輩  
也其中亦靈蠢不同皆余所親驗者余鄉孝廉王殿邦  
善請仙在京師時余邀來決事隔宿先草一疏至期焚  
於香案殿邦不知何語也而所判語輒針鋒相對其降  
壇詩尤切合余廳事後門聯有富貴平安字外人所不

見而是日香案供水果與門聯又不相值也降壇詩輒  
云香烟篆出乎安字水恩屬戒富貴花則豈非仙從廳  
後門過而來耶先至者爲回道入卽純陽也則呼余爲  
趙子後至者爲盧道人則呼余探花公似亦各視其身  
分以爲相接之高下而其所判詩起句後循其文義下  
文亦可意揣而得應作某字余方思及而亂已書矣大  
約每字總比余早半字江夫後余在永昌果毅阿公之  
子豐昇額後亦其公亦能請仙阿公夜約余及同在幕府諸  
公候仙至則幾不能成文理判一字後停筆半晌不續  
時夜已深余急欲退知其非通品也則反暗爲傳遞余  
初不扶亂但余意中想到一字默出諸喉則亂已書矣

余故緩之輒又停筆於是爲足成絕句而畢事乃知所  
符召者不分仙鬼也如王殿邦所請則不必書符但念  
呪一拊卽至蓋其家設壇虔奉已久相熟習云

鎮安倉穀田照二事

余在鎮安別無惠民處惟去其病民者一二事而已常  
平倉穀每歲例當春借秋還其穀連糶不斗量而權  
以稱出借時盛以竹筐每稱連筐五十斤筐重五斤則  
民得穀僅四十五斤耳及還倉則五十斤之外加筐五  
斤息穀五斤又折耗五斤共六寸五斤爲一稱民已加  
寸五斤然相沿日久亦視爲固然不敢怨余赴滇從軍  
之歲粵西購馬萬匹濟滇軍有司亦無所累遂於收穀

特別製大筐可盛百二十斤者收之民無可訴也及門

年余自滇歸已無購馬費則仍循舊例六十五斤可矣

而墨吏意殊不足然未敢開倉也余府倉亦有社教當

收即令於稱之六寸斤處鑿一孔貫錘繩於其中不可

動移聽民自權

筐五斤保前官成較貯所中息夥五斤積交司庫改六十斤為一箱

於是民之以兩筐來者刺一筐去城內外酒肆幾不能容余適以事赴

南寧而歸順州牧欲以購馬歲所收為額州民陳恂等

赴軍來控余立遣役縛其監倉奴及書吏荷校於倉外

而各屬之收穀皆不敢驗檢矣又天保縣令某先與署

府某商謀謂民間田土無所憑故易訟宜按田給照以

息乎端實則欲以給照斂錢也而時未秋民無所得錢

先使甲日造冊將於秋收後舉行而不虞余之自滇歸也夏六月余忽回郡廉知之以此令向日尙非甚墨因語以此事固所以息爭而胥役等反藉以需索則民怨且集於官不如自以己意出示罷之尙全其顏而也然計其所失已不下萬餘金某方術次骨而民間皆知以余故得免此橫錢是以感最深每余出行各村民輒來昇輿至其村巡歷而過又送一村其村亦如之父老婦稚夾道膜拜口不過行三十里至宿處土釜瓦盆雞豚酒醴各有所獻不煩縣令供頓也及余調廣州時方赴桂林途次得旨卽赴新任不復回郡時署中惟一妾中車出城滿街人戶無不設香案跪送又屬之族孫鶴

中在郡交代畢來廣時街民送亦如之是歲九月陳恂  
等七十餘人又送萬民衣傘至廣計程四千餘里距余  
出鎮安已六七月矣亦可見此邦民情之厚也

榕巢

查儉堂禮爲粵西太平守署園有大榕樹一株其幹旁  
出者四儉堂謂可架屋其上也乃斲木爲書室名曰榕  
巢并以自號焉明廳淨几掩映綠陰中退食後輒梯而  
上品書畫閱文史頗爲退閒勝地丁艱去接任者來熟  
視笑曰此中大便甚佳遂穴其板作厠舍

此巢本具余爲同濟報賦之已此今同濟報我甚思同  
文對甲日並掛報外將以爲報行而不與余之自與動

簷曝雜記卷四

陽湖 趙翼 雲松

廣東珠價

廣東珠價初未嘗貴自某巡撫收買於是價日增而珠之來自外洋者亦無所不有有珠蚌二種蠔珠有底稍平狀如饅頭而色微赤蚌珠則有極圓者尤潔白可愛然圓者亦不易得也品珠先論形體稍有缺側及皺紋弗貴也珠又多疵體或圓矣而有一二點黃暈又珠之累也圓而無疵矣又須有精光乃爲上品或因有微疵而稍加磨治則光閃爍不定矣余嘗見一顆重三錢大如龍眼果惜有黃暈如豆許然已索價萬金若無疵雖



二萬金不得也數珠亦用此莊嚴數珠一百八粒或用碧霞洗或用珊瑚及青金石伽楠香之類價不過三四千金其旁有記念三掛掛各十顆以珠爲之每顆重四五分欲取其形體光彩一樣相同者須於數百顆中選配始成大約重四分者以四五千金爲率重五分者以六七千金爲率此記念也記念之珠又有小垂角須體長而上銳下圓者每顆重六七分則價七八百金重八分以上則千金矣三垂角又以三千金爲率而數珠之後又有一絲縑懸於背者中爲背雲下爲大垂角背雲徑二寸非一珠可滿也則中嵌一大珠重六七分者價率二千金旁嵌四珠重五六分者價亦如之大垂角亦

珠也其形亦上銳下圓而重須二錢以外始掛稱則  
價不貲率五六千金矣又有佛頭四頭間於自八珠之  
間則以碧霞洗及珊瑚之類爲之人者亦須二千金總  
計數珠一掛必三萬餘金始完善而珠之形又有天然  
奇巧者或爲葫蘆形或如膽瓶狀此又偶然一遇欲求  
成對雖數年不得余在廣一年所見珠頗多然置之暗  
中絕無光不知古所謂夜明珠者又何物也

廣東蟹船

廣州珠江蟹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爲生計猝難禁  
也蟹戶本海邊捕魚爲業能人海挺槍殺巨魚其人例  
不陸處脂粉爲生者亦以船爲家故冒其名實非真蟹

也珠江甚濶，登船所聚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架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間客之上，登船者皆由小船渡。蟹女率老妓買爲己，女年十三四，卽令侍客。實罕有佳者，晨起而多黃色，傅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繞行水街者，賣果食香品，竟夜不絕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特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合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哀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聞潮州之綠篷船，載有住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魚不角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絕出某修撰視學粵東，談潮畢以

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爲綠篷也夜就寢忽篷間  
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羣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  
忽艙後一麗人裸而執燭至紅銷抹胸膚潔如玉褰帷  
來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暱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  
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別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  
久墮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蛻骨得仙若復淪下賤  
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爲夫人作婢以歿世淚如雨不止  
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  
貨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狀元夫  
人云

菱塘海盜

番禺縣焚塘十數村世以海盜爲業其船日多槳船蓋海船皆趁風使帆此獨用槳故不論風之順逆皆可行其槳有至三十六枝者行劫皆以白晝遙望他船如黑豆許則不能追及或大如鴨則無有不追及者矣至則兩頭用鐵鈎拽其船而羣盜持刀仗往劫亦有盜船仍被盜劫者此船一二十人方劫得貨貨又遇盜船三四十人者輒復爲所劫此類甚多幾莫能致詰也其出海口有水汛兵譏察則例有私稅以出海一度爲一水率不過月餘乾隆三十五年盜魁陳詳勝者率其徒出海久不歸汛兵計其期已過會出哨遇之遂索補稅焉盜乞緩期俟厚獲當倍償兵不許則相爭兵以烏槍斃四

盜盜亦以壓船石擲傷兵於是兵以拒輔吉而制府入  
奏責有司速緝購得同爲盜之黃姓者許發覺後免其  
罪始得陳詳勝等而無左證入其家搜得分贓單一紙  
不書姓名而有暗記由是訊出二十餘人又從二十餘  
人訊出他案八九十人共一百八人律載江洋大盜不  
分首從皆斬則俱鬼籙中數也余念法不可道而諸盜  
未有殺人案則情稍輕因畧爲條別有懼而未敢從者  
有患病伏於艙者有被誘作火夫炊飯者甚至年二十  
以下則指爲盜首之孿童初不肯服尋知爲生路也亦  
忍恥認之案旣定立決者三十八人駢戮於教塲地爲  
之楮其餘皆遣戍絕徼自是海盜稍清然不數年盜又

織巡撫李公湖乃殺至三百餘人云  
閩省海盜率借商船行劫蓋盜不能製大船則數十  
人駕一小船出海遇商船奪而據之逼商人入艙蓋  
以板而鐵釘釘之使不得出及行劫既飽則駕至僻  
岸各攜所得而去商人在艙下屬耳無人聲始敢撞  
板而出盜已不知何往矣

八  
粵東沙田八十人共一百八十八人  
粵東沿海地往往有漲沙居民見水中隱隱有沙距水  
數寸則先報陞科候其沙出水面先種草數年然後築  
隄分明試種禾秫又數年始成良田然報墾者率以多  
報少如報一百畝其所規度必數百畝而粵東又有例

所墾田浮於報額而爲人首告卽以所浮田賞之於是先報墾者方種草築隄黠者已覘其旁知其所浮輒首而得之而報墾家雖有欺匿實已費數年貲力一旦爲旁觀奪去其何能甘於是每至收穫輒相關動至斃命余謂宜改例量以十之一賞告者而所浮之田仍令原墾者陞科庶免爭奪方欲請於大吏會遷官去遂不及竟其事

### 西洋船

西洋船之長深廣見余所咏番船詩面其帆尤異桅竿高數十丈大十餘抱一桅之費數千金船三桅中桅其最大者也中國之帆上下同濶西洋帆則上濶下窄如



摺扇展開之狀遠而望之幾如垂天之雲蓋濶處幾及百丈云中國之帆曳而上祇一大繩著力其旁每幅一小繩不過攬之使受風而已西洋帆則每繩皆著力一帆無慮千百繩紛如亂麻番人一一有緒畧不紊又能以逆風作順風以前兩帆開門使風自前入觸於後帆則風折而前轉爲順風矣其奇巧非可意測也紅毛番船每一船有數十帆更能使橫風逆風皆作順風云

諸番

廣東爲海外諸番所聚有白番黑番粵人呼爲白鬼子黑鬼子白者面微紅而眉髮皆白雖少年亦皓如霜雪黑者眉髮旣黑面亦黧但比眉髮稍淺如淡墨色耳白

爲主黑爲奴生而貴賤自判黑奴性最慤且有力能入水取物其主使之下海雖蛟蛇弗避也古所謂摩訶及黑崑崙蓋卽此種某家買一黑奴配以粵婢生子矣或戲之曰爾黑鬼生兒當黑今兒白非爾生也黑奴果疑以刀斫兒脛死而脛骨乃純黑於是大慟始知骨屬父而肌肉則母體也又有紅夷一種面白而眉髮皆赤故謂之紅毛夷其國乃荷蘭云香山縣之澳門久爲番夷所僦居我朝設一同知鎮之諸番家於澳而以船販海爲業女工最精然不肯出嫁人惟許作贅婿香山人類能番語有貪其利者往往入贅焉

騾馬與人性相通

騾馬不能言然性靈者能與人心相通余在滇從軍得一騾色純黑高五尺甚瘦雖加芻豆飼之不肥也然力甚堅勁日行百餘里雖竟月不疲性極靈上下岡坂宜左宜右不待攬以轡真如四體之不言而喻也上峻嶺時每數里輒勒住聽其稍喘余或下而藉草坐則騾侍立於旁以頸相就若相勞苦者時有騾馬三十餘歸粵時盡以贈同人獨此騾不忍棄隨至鎮安青芻香秣稍酬其勞調守廣州亦隨往後余赴黔上水四千里不能載往遂送番禺張令甫一夕死矣豈此騾宿世有所負於余而使之償宿逋耶抑其性貞烈不肯易主而白斃耶音汪幼泉自京丁艱歸以所乘青騾參於姊婿吳仲

賢處閱二年餘忽死未幾幼泉計至計其日卽驟死之  
日也又李欽齋制府嘗有一公子極聰慧五六歲卽能  
騎馬愛廐中一馬乞於公公卽與之後公子殤馬亦同  
日死則冥冥中人馬似有相關者不可解也

三界廟

粵西之梧州南寧三府有三界廟最靈廊露亦雅云神  
姪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葉帶內有字能召風雨  
知未來事明宏治中制府捕至覆以洪鐘積薪燒之至  
夕發之不見後人遂爲立廟曰三界亦曰青蛇廟人或  
饗神則蛇出飲食倘有許願不償者雖數百里蛇必來  
索人呼曰青蛇使者云今廟之在梧州者氣燄尤著商

賈之演戲設祭以申祈報者殆無虛日祭之時果有青蛇自龕中或梁上或神之袖中出而飲酒食雞卵見人不避食畢蜿蜒而去余友馮尉一炬之官南寧其隨行之妻弟高某偶溺於廟側是日卽病不數日遂死余初赴鎮安時長兒廷英以病畱南寧月餘幾不救矣內子設祭於廟時久旱甚暑適是日大雨稍涼兒病遂霍然後余自廣東赴貴西任途次三兒廷俊甫周晬忽患異症連日昏惰不乳不哭醫莫能愈也過潯州以羊豕祭三界廟是日五更卽能哭出聲數日大愈此余所親驗者不得謂鬼神之事渺茫也

黔粵人民

黔粵土司地苗獯獯之類前朝叛亂無寧歲非必法  
令不善實其勢盛也黔東爲羅施鬼國率苗人所居黔  
西爲羅甸鬼國率獯人所居客民僑其間不及十之一  
二故無以鈐制而易於跳梁然客民多黔在其地貿易  
稍以子母錢質其產蠶食之久之膏腴地皆爲所佔苗  
獯漸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驛路之處變爲客民世  
業今皆成土著故民勢盛而苗獯勢弱不復敢蠢動云  
惟粵西土民故獯獯種今皆馴習畏法蓋粵西土俗本  
柔懦也

黔中獯俗

凡土官之於土民其主僕之分最嚴蓋自祖宗千百年

以來官常爲主民常爲僕故其視士官休戚相關直如  
發乎天性而無可解免者粵西田州士官岑左棟卽岑  
猛之後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土民雖讀書不許應  
試恐其出仕而脫籍也田州與鎮安之奉議州一江相  
對每奉議州試日田民聞砲聲但遙望太息而已生女  
有姿色本官輒喚入不聽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於本  
官本官或判不公負寃者惟私向老士官墓上痛哭雖  
有流官轄土司不敢上訴也貴州之水西猓人更甚本  
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孫爲頭目如故凡  
有征徭必使頭目簽派輒頃刻集事流官號令不如頭  
目之傳呼也猓人見頭目答語必跪進食必跪甚至捧

盪水亦跪頭目或有事但殺一雞瀝血於酒使各飲之  
則生死惟命余在貴西嘗訊安氏頭目爭田事左證皆  
其所屬殺人羣奉頭目所約雖加以三木無改語至刑  
訊頭目已吐實諸獠猶目相視不敢言將令頭目諭之  
乃定讞

土例

土民事事有土例如出夫應役某村民自某塘送至某  
塘欲其過一步不肯也凡交官糧及雜款舊例所沿雖  
非令甲亦輸納惟謹彼固不知有所謂朝制但祖父相  
傳卽以爲固然也有流官不肖者旣徵數年將滿任輒  
與土民約某例繳錢若干吾爲汝去之謂之賣例土民



欣然斂財餽官官爲之勒碑示後後官至復欲徵之士  
民不服故往往滋事

滇黔民俗

滇黔民情最淳征緬時派滿洲索倫兵各五千每站過  
兵須馬七百夫二千皆出之民間

上軫念民艱按例加倍給僱價然多爲有司移用民之  
應差者未必得也其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余自滇歸  
一日小憩道旁靈官廟有生監及村老十餘人咸集見  
余至皆跪迎余問其何事皆不敢言固詰之則結算兵  
差費耳問以費若干則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余謂  
朝廷給價已加倍何至煩爾等出財皆云藩庫例不先

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令差  
雖畢而給與否未可知且有司亦多他用民等幸不誤  
差不敢望給直矣其謹厚如此至黔中苗人應徭役一  
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第不肯與漢民同辦  
必分日應差恐漢民不公或被辱使云

苗猥陋俗

苗猥俗惟男女之事少所禁忌兄死則妻其嫂弟死則  
妻其婦比比而然水西安氏雖已改流而其四十八支  
子孫仍爲頭目頭目死妻欲改嫁而贖產不得將去則  
於諸叔中擇而贅焉叔亦利其產而樂爲婚也故往往  
有妻年四十餘而夫僅二十者至家中婢女率皆無夫

聽其與人苟合生子則又爲奴僕是以苗獮家奴僕皆無父也余嘗在畢節籍一馬戶家有老婢名大娃者問其夫則曰未嫁及黠奴子有二童皆其子也可爲一笑然其俗大概如此不爲異也仲家苗已有讀書發科第者而婦女猶不著袴某君已作吏矣致書其妻謂到任祚夫人須袴而入其妻以素所未服寧不赴任滇之永昌城中雖搢紳家亦聽婢女出外野合每日納錢數十文於其主而已俗名青菜湯謂不能肉食謹可買菜作湯也嘉禾沈百門又言湖南苗俗亦相同惟爲女時無所禁旣嫁則其夫防察甚嚴不許有所私云

余出守鎮安萬山中一官獨尊鼓吹日數通出門駉聲  
如雷冬月巡邊輿前騎而引者凡十餘隊後擁羣驃騎  
又十餘可謂極秀才之榮矣然心竊自恐不能消受一  
日方盥面適內子對鏡曉妝余瞥自見面目於鏡中謂  
內子曰君覩此面可稱此廡仕否未數日而以詳請前  
守回籍事幾被劾會有旨從軍乃得免然滇中兩年  
跋涉萬餘里坐征鞍寢戎幕依然舊時出塞况味也既  
回鎮安忽調廣州乃大豪富署中食米日費二石廚屋  
七間有三大鐵鑊煮水數百斛供浴猶不給也另設水  
夫六名專赴龍泉山擔烹茶之水常以足趺告演戲召  
客月必數開筵蠟淚成堆履舄交錯古所謂鐘鳴鼎食

殆無以過然僅一年遷貴西署在威寧萬山巔冬月極寒下凌經月不止彌望皆冰雪自書吏差役門子轎傘夫皆仰食於官否則無人執役矣書吏行文書每日紙幾番封幾函俱列單向官請給天下無此貧署也兩年之間寒暄頓異若此統計生平廡仕惟廣州一年然在廣時刻無寧晷未嘗一日享華腴也召梨園宴客亦多命僚友代作主而自向訟堂訊囚每食仍不過鮭菜三碟羹一碗而已則固性所習亦命所限也

湖南祝由科

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呪治病余與陳玉亭同直軍機時皆少年暇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握余手輒痛不可

忍余受侮屢矣一日在郊園直舍余憤甚欲報之取破  
棧一枕語玉亭吾閉目相擊觸余枕而傷非余罪也余  
意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險來犯而玉亭又意冒險來  
余必不敢以枕擊也忽聞枕端搯一聲驚視則玉亭已  
血滿面將斃矣蓋枕著唇間也急以湯灌之始甦呼車  
送入城是日下直余急騎馬往視玉亭而馬忽跳躍亦  
跌余死半刻方醒及明日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其家  
人語余奴子始知余之跌卽玉亭所爲祝由科能以傷  
移於人也方術妖符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然湖南葛  
益山以此治病最擅名人稱葛仙翁余在滇時將軍果  
毅公患左肩一小瘤本舊時騎馬跌傷臂其筋拏結而

成者至是爲庸醫所誤皮破不能合滇撫明公德特爲  
招致葛仙來治之用符水噴患處刀割去腐肉愈割而  
大竟不效而去

肩輿牽纜

揚帆牽纜皆行舟事然雲貴作吏者肩輿上山必用絳  
夫其絳以色布爲之承應上司或有全帛者蓋山路  
高昇輿而上須藉此得力也余在貴州出行亦用之因  
憶昔在山東途次見挽小輦者順風則張小帆於車可  
援作一對因得句云笑看南俗轎牽纜好對北方車掛  
帆章湖莊云甘肅寧夏府有沙山亦用纜挽轎

緬甸安南出銀

銀木出內地如五代時五臺山僧繼顛以採銀佐北漢之類宋以前不取於邊地也今內地諸山有銀礦處俱取盡故採至滇徼然滇中惟樂馬廠歲出銀數萬而已他皆恃外番來粵閩二省用銀錢悉海南諸番載來貿易者滇邊外則有緬屬之大山廠粵西邊外則有安南之宋星廠銀礦皆極旺而彼地人不習烹鍊法故聽中國人往採彼特設官收稅而已大山廠多江西湖廣人宋星廠多廣東人大山自與緬甸交兵後廠丁已散無復往採者明將軍曾過其地老廠新廠兩處民居遺址各長數里皆舊時江楚人所居採銀者歲常有四萬人歲獲利三四十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賫回內地當



緬甸會攻廠時各廠丁會馳稟滇督謂只須遣官兵三千  
來助聲勢則廠丁四萬自能禦敵時滇督恐啓封疆釁  
遂不果宋星廠距余所守鎮安郡僅六日程鎮安土民  
最懦鈍無用矣然一肩挑針線鞋布諸物往輒倍獲而  
歸其所得銀皆製錫貫於手以便攜帶故鎮郡多錫銀  
而其大夥多由太平府之龍州出口時有相殺事恃人  
衆則擇最旺之山踞之別有糾夥更衆者則又來奪占  
以是攻剽無寧歲安南第主收稅不問相殺事也有一  
黃姓者廣東嘉應州人在廠滋事由安南國王牒解廣  
督余訊以所得幾何而在外國滋事如此渠對云利實  
不貲礦旺處晝山僅六尺只許直進不許旁及先索餽

直六白金始聽採卽有人立以六白金餽之則其利可知也

雲南鐵索橋

鐵索橋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爲柱則以鐵索大如臂者貫於兩岸之崖石或十餘條或二十條用木絞使直而建屋其上鋪板作地平翼以欄楯橋長者或數十丈望之如飛樓虛閣往來者不知行於空中也滇中以瀾滄江橋爲最昔李定國燒斷以拒我師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旣逐定國始動帑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尙有碑記而黔中盤江一橋視瀾滄更勝鄂文端節制三省時改驛路於此所創建也

榕樹黃果樹

閩粵間榕樹最多其材一無所用而蔭極大曷行者皆  
憇息焉余嘗作詩咏之所謂以無用而爲有用也其根  
尤奇昔在鎮安府署後獨秀山有榕一株根千百條沿  
緣山腹透入石罅如鼠鑽穴蛇入洞固已奇矣及至廣  
州廳事後又有一株根大五十抱相傳有神每太守到  
任必漉酒祭之然皆無鬚也又有一種有鬚者其旁出  
之餘忽生鬚如流蘇下垂及著土則又成根久之千百  
根合成一根故根益大槎枒嵌空不可名狀土人謂無  
鬚者爲雄有鬚者爲雌余謂當反其名稱如人之有鬚  
者必男也滇南有黃果樹亦然棘人敬之爲神樹其鬚

垂地不敢稍損故根益多余嘗過遮放土司有一株蔭  
大三四畝其鬚之著土成根者亦大盈畝千百根或離  
或合中多窾窾如千門萬戶大處可布一席小處僅側  
身過亦有不可過者余嘗屈曲行其中竟日猶未遍幾  
不能出信天下之奇觀也

甘肅少水

甘肅地少水水甚珍余嘗遣一僕至臯蘭每宿旅店有  
一盂水送客盥面盥畢不可潑去店家澄而清之又供  
用矣凡內地諸水不通流者謂之死水久則色變且臭  
穢不可食甘省獨不然土井土窖絕不通河流但得水  
卽藏入雖臭穢弗顧也久之水得土氣則清徹可飲矣

余友章湖莊銓爲寧夏守爲余言甘省處處以得雨爲利惟寧夏不惟不望雨且懼雨緣地多鹹氣雨過而日晒則鹹氣上升彌望如雪白植物皆萎故終歲不雨絕不爲意然寧夏稻田米最多則專恃黃河水灌注水濁而甚肥所至禾苗蔬果無不滋發不必糞田也田水稍清則放之又引濁水田高水下水能逆流而入於田亦事理之不可解者

湖莊又云甘省多雨雹大者或擊斃牛馬每雹時輒有蝦蟇千百飛入空中喧叫口皆有雹噴下蓋龍氣所攝而上也用烏槍轟之始散去

甘省陋俗

甘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頗濶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婦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過此則不論也有兄弟數人合娶一妻者或輪夕而宿或白晝有事輒懸一裙於房門卽知迴避生子則長者與兄以次及諸弟云其有不能娶而望子者則僦他人妻立券書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爲限過期則原夫促回不能一日留也客遊其地者亦僦以消旅况立券書限卽宿其夫之家限內客至其夫輒避去限外無論夫不許卽其妻素與客最篤者亦堅拒不納欲續好則更出僦價乃可亦湖莊云

逆回之亂

湖莊又云逆回蘇四十三之亂攻蘭州城甚急西門外  
卽黃河灘多石子布政使王廷贊預令運城上賊至擲  
之故不得近賊又於西門外閉帝廟神座下掘地道已  
至城內矣實火藥其中方燃藥線忽大雨如注線濕不  
能發遂止於是恨神不佑盡拔其鬚而去事平後蘭州  
感神之功益崇像設廟宇壯麗更倍於昔

洛陽橋

少時見優人演蔡忠惠修洛陽橋有醉隸入海投文之  
事以爲荒幻及閱明史則鄞人蔡錫守泉州時事也余  
至泉州過此橋果壯麗橋之南有忠惠祠手書碑記猶

在旁有夏將軍廟卽傳奇所謂醉隸夏得海也橋名萬  
安而曰洛陽者其地有洛陽社此水亦名洛陽江也按  
聞書亦以此事屬蔡錫并記橋圯時有石讖云石頭若  
開蔡公再來以爲錫之證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爲忠  
惠事又云其母先渡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  
蔡學士在風遂止同舟數十人問姓名公母方有娠心  
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  
而母夫人尙在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  
遭劫時避於公壚內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  
書符檄故能達海神云其說不經而府志兩存之究未  
知其爲襄與錫也今按忠惠手書碑記一百五十二字



但誌其長三百六十餘丈廣丈五尺洞四十有七用錢  
一千四百萬有奇而其他不及焉使其奉母命且有海  
神相之則安得不誌親惠而著神庥然則醉吏一事非  
忠惠可知也至橋之長三四百丈固雄壯然閩橋如此  
者甚多福州之南臺長不及而廣過之石視萬安更新  
整卽泉州一府如通濟橋長八十餘丈順濟橋長一百  
五十餘丈大通長一百餘丈鎮安長三百餘丈盤光四  
百餘丈東洋四百三十餘丈醴水二百四十二道安平  
八百十有一丈醴水三百六十二道其他以數十丈計  
者更指不勝屈也蓋閩多海汊而又有石山汊濶而取  
石易故規製如此余所見天下橋梁滇黔之用鐵索閩

之用石皆奇觀也

閩俗好勇

閩中漳泉風俗多好名尚氣凡科第官闕及旌表節孝之類必建石坊於通衢泉州城外至有數百坊高下大小駢列半里許市街綽楔更無論也葬墳亦必有穹碑或距孔道數里則不立墓而立道旁欲使人見也民多聚族而居兩姓或以事相爭往往糾衆械鬪必斃數命當其鬪時雖翁婿甥舅不相顧也事畢則親串仍往來如故謂鬪者公事往來者私情兩不相悖云未鬪之前各族先議定數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給公產以贖之故往往非凶手而甘自認雖刑訊無異詞凡械鬪案頂凶

率十居八九也其氣習如此使良有司能鼓之以忠義  
緩急用之可收有勇知方之效惜乎官其地者率以斂  
賄爲事爲民所積輕且深怨於是身家者尙不敢妄  
爲而慄悍之徒相率而爲盜矣

### 井水灌田

灌田或用桔槔或用戽斗有急流處則用水車未聞恃  
井汲也山左人間用轆轤汲水不過灌畦蔬而已泉州  
則禾田亦以井灌田各有井井之上立一石柱而橫貫  
一小木爲閘振橫木之上繫一長木根縛石而抄懸竿  
竿末有桶挂其竿下汲滿則引而上之木根之石方壓  
而下則桶趨勢出矣其用略如魯魚之架而俯仰更捷

或井深而桶大石之力不能壓使出則又一人纏於木之根以曳之余嘗有句云一田一井澆禾遍此是泉南古井田亦異聞也蓋泉州在海邊地之下皆水所滲故汲之不竭云然久旱則井亦涸

### 斷水禦海寇

海水不可飲故凡海舟必有水艙取淡水入其中余在廣因祭南海神廟逆有西洋船泊獅子洋遂登焉其高七八丈水艙深亦如之凡取淡水處皆有程至某地取水可至某地涓滴不敢多用也聞國初海澄公黃梧初附時有朝臣問以禦海寇之法曰海寇不能不取水於內河凡入內河取水處皆設砲臺使不得入卽困矣

今沿海各港汊皆有砲臺梧所創議也余往廈門涉海  
汊見水極清泚可愛因以一指蘸而嘗之乃鹹澁不可  
耐良久舌猶不能屈伸云

河底古木灰

歲丙午江南大旱余鄉河港皆赤裂百餘日居民多赴  
烟城壕中掘黑泥和麩作餅相傳此城本沈法與聚糧  
處年久化爲泥也鄉人以各河底皆有黑泥亦掘之至  
五六尺許輒得泥如石炭者然不可食以作薪火乃終  
日不熄其質非土非石有大至數圍須用斧劈者有碎  
疊成塊縫層層可揭者細驗之則大者本巨木層疊者  
則木葉所積年久爛成塊也江南人惟沿村有樹河港

之在野者罕所植間有之亦必取作器小則伐爲薪其  
孰肯砍而棄諸河意必洪荒以來兩岸本多樹隨山刊  
木時始伐而投之歷千萬年成此耳是歲數百里內河  
港俱掘得漏湖大數十里湖底亦有之余弟汝霖買數  
百斤猶存